

中國語言學集刊

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第二卷 第二期
Volume II Number 2, 2008

紀念李方桂先生中國語言學研究學會
Li Fang-Kuei Society for Chinese Linguistics

香港科技大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
Center for Chinese Linguistics,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中國語言學集刊

(第二卷 第二期)

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VOLUME 2, NUMBER 2

紀念李方桂先生中國語言學研究學會

LI FANG-KUEI SOCIETY FOR CHINESE LINGUISTICS

香港科技大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

CENTER FOR CHINESE LINGUISTICS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國語言學集刊. 第2卷. 第2期/紀念李方桂先生中國語言學研究學會, 香港科技大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編. - 北京: 中華書局, 2008. 6

ISBN 978 - 7 - 101 - 06043 - 0

I. 中… II. ①紀…②香… III. 漢語 - 語言學 - 叢刊
IV. H1 - 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8)第 018345 號

版權所有, 翻印、轉載、翻譯需徵得著作權人和出版社書面許可。

中國語言學集刊

(第二卷第二期)

紀念李方桂先生中國語言學研究學會 編
香港科技大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787 × 1092 毫米 1/16 · 12 印張 · 2 插頁 · 220 千字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 - 1500 冊 定價: 43.00 元

ISBN 978 - 7 - 101 - 06043 - 0

編輯委員會（筆劃序）

主編：

何大安（臺灣中研院）

余靄芹（華盛頓大學）

張洪年（柏克萊加州大學，香港中文大學）

張 敏（香港科技大學）

副主編：

平田昌司（京都大學）

沈鍾偉（麻州大學）

朱曉農（香港科技大學）

李培德（律加大學）

李 藍（中國社會科學院）

孫天心（臺灣中研院）

孫景濤（香港科技大學）

畢 鶚（伯函大學）

韓哲夫（華盛頓大學）

顧問委員：

丁邦新（柏克萊加州大學，香港科技大學）

朱士元（柏克萊加州大學，香港中文大學，
臺灣中研院）

巴 平（朱拉龍功大學）

平山久雄（東京大學，早稻田大學）

江藍生（中國社會科學院）

李壬癸（臺灣中研院）

李林德（加州州立大學）

貝羅貝（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

柯蔚南（愛我華大學）

高嶋謙一（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高田時雄（京都大學）

黃正德（哈佛大學）

梅祖麟（康奈爾大學）

梅 廣（清華大學）

陳方正（香港中文大學）

鄭錦全（伊利諾大學，臺灣中研院）

鄭再發（威斯康辛大學）

蔣紹愚（北京大學）

羅杰瑞（華盛頓大學）

龔煌城（臺灣中研院）

Editorial Board

Editors-in-Chief:

Hung-Nin Samuel Cheung

Emeritu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ah-An Ho

Academia Sinica

Anne O. Yu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Min Zhang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sociate Editors:

Wolfgang Behr

Ruhr-University Bochum

Zev Handel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hoji Hirata

Kyoto University

Lan Li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eter Li

Emeritus, Rutgers University

Zhongwei Shen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t Amherst

Jackson T.-S. Sun

Academia Sinica

Jingtao Sun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onong Zhu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dvisory Board:

Fong-Ching Chen

Emeritu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hin-Chuan Cheng

Emeritu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 Academia Sinica

Tsai-Fa Cheng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South Coblin

University of Iowa

Hwang-Cherng Gong

Academia Sinica

Hisao Hirayama

Emeritus, Tokyo University; Waseda University

C.-T. James Huang

Harvard University

Lansheng Jia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aoyu Jiang

Peking University

Paul Jen-Kuei Li

Academia Sinica

Prapin Manomaivibool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Lindy Li Mark

Emerita,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Kuang Mei

Emeritus, National Tsing-Hwa University

Tsu-Lin Mei

Emeritus, Cornell University

Jerry L. Norman

Emeritu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Alain Peyraube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Ken-ichi Takashima

Emeritus,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Tokio Takata

Kyoto University

Pang-Hsin Ting

Emeritu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lliam S.-Y. Wang

Emeritu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Academia Sinica

目 錄

CONTENTS

Articles

- 1 從《切韻》的結構論擬測中古音系介音及元音的原則
(Discussion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Qieyun* and the Principles for
Reconstructing Its Medials and Vowels)
丁邦新 (Pang-Hsin Ting)
- 15 Apicalization and Its Related Changes Before and After the
Menggu Ziyun (《蒙古字韻》前後發生的元音舌尖化及其相關
音變)
Zhongwei Shen (沈鍾偉)
- 35 釋𪛗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𪛗)
高嶋謙一 (Ken-ichi Takashima)
- 43 先秦“也”、“矣”之辨 ——以《左傳》文本爲主要論據的
研究 (On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ye* and *yi* in Pre-Qin Chinese:
A Study Mainly Based on Evidence from *Zuo-zhuan*)
劉承慧 (Chenghui Liu)
- 73 漢語偏正短語的歷時變化 (Diachronic Changes of Modifier-
Head Phrases)
董秀芳 (Xiufang Dong)
- 85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Yánzhōu Dialects (嚴州方言的歸屬
問題)
W. South Coblin (柯蔚南)
- 93 溫州方言《馬可福音書》的音系 (Phonology of *The Gospel of
Mark in Wenchow Colloquial*)
秋谷裕幸 王莉 (Hiroyuki Akitani and Li Wang)
- 127 粵語開始體“起上嚟”的產生 (The Formation of the Inchoa-
tive Aspect Marker *Heisoenglai* in Cantonese)

姚玉敏 (Carine Yuk-man Yiu)

- 149 一百多年前新界客家方言中帶“得”的可能式 (Potential
Constructions in Hakka More than 100 Years Ago in the New
Territories)
莊初昇 黃婷婷 (Chusheng Zhuang and Tingting Huang)

Appendices

- 173 Appendix I: 李方桂語言學論著獎申請辦法
174 Appendix II: 紀念李方桂先生中國語言學研究學會李方桂語
言學論著獎 2007
175 Appendix III: 紀念李方桂先生中國語言學研究學會的公開信
Letter from the Li Fang-Kuei Society for Chinese Linguistics
179 Appendix IV: 紀念李方桂先生中國語言學研究學會贊助人名
單 List of donors to the Li Fang-Kuei Society for Chinese
Linguistics Endowment Fund
180 Appendix V: 《中國語言學集刊》稿約及撰稿格式
Style Sheet for *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84 Appendix VI: 中華書局發行部聯繫方式

從《切韻》的結構論擬測 中古音系介音及元音的原則^{*}

丁邦新

柏克萊加州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

《切韻》中包含兩種不同等第韻母的韻一共只有四個，這種現象透露好些信息。本文據此分析《切韻》的結構，並參考南北朝的詩文押韻及當時的五家韻書，推論陸法言對《切韻》的分韻有的是音位性的區別，有的可能只是語音性的區別。而《切韻》中一、二等韻都是元音起頭的韻母，二等韻並沒有介音，三等韻有介音-j-，四等韻則有介音-i-。我以前曾經提議對於《切韻》的擬測要分南北兩個系統，這些原則都可以應用在兩種韻母系統的擬測上。

關鍵詞：《切韻》音系、中古音

0. 引言

《切韻》音系已經有許多家的擬測，比較完整的擬音如高本漢 (Karlgren 1915-1926, 趙元任等 1940)、陸志韋 (1947)、董同龢 (1954)、李榮 (1956)、橋本萬太郎 (1984)、邵榮芬 (1982)、黃笑山 (1995)、潘悟雲 (2000) 等。在這篇文章裡我不準備討論各位學者擬音的方法及其優劣，只從切韻結構的特點以及上古音到中古音的韻部演變，來討論擬測中古音系介音及元音的原則。希望以下的說明是別人沒有注意到的，或者雖然注意到但語焉不詳的地方。

1. 《切韻》中包含兩種不同等第韻母的韻

《切韻》中各韻的韻母基本上屬於一種等第，例如唐韻是一等韻，肴韻是二

* 本文承張洪年先生審閱，提出修正意見，在此誌謝。

等韻，陽韻是三等韻，青韻是四等韻。包含兩種不同等第韻母的韻一共只有四個：

東韻：一等韻母、三等韻母
戈韻：一等韻母、三等韻母
麻韻：二等韻母、三等韻母
庚韻：二等韻母、三等韻母

這種現象透露以下的信息：只有一、二等韻母跟三等韻母有同韻的事實，沒有一等跟二等、一等跟四等、二等跟四等以及三等跟四等韻母同韻的例子，為什麼？同時，一等韻母跟三等韻母同韻顯示什麼意義？二等韻母跟三等韻母同韻又顯示什麼意義？因為上述的信息都牽涉到二、四等韻，我們現在就從二、四等韻著手，分別來解釋這些現象，也試著尋找問題的答案。

1.1 二等韻的整體情形

從上古到中古，各家都認為一等韻是沒有介音的元音韻母，有時加上韻尾，大家都沒有異議。上古韻部中二等韻字跟其他等第的韻字，同在一個韻部可以彼此押韻的例子很多。例如：之部的麥韻跟德、職韻字，宵部的肴韻跟豪、宵、蕭韻的字，文部的山韻跟魂、痕韻字等等。就因為一、二等韻的字在一起押韻，李方桂先生 (1971: 17) 給二等韻擬測了一個捲舌化的介音 -r-，也就是說同韻部的一、二等韻元音是相同的。這個說法到現在已經成了研究上古音學者的共識，並沒有不同的意見。

一、二等韻同在一個韻部的現象一直延續到魏晉。漢代非常接近上古，現在不再贅引^①。魏晉也沒有獨立的二等韻，各韻部的二等韻跟一等韻字一起押韻，有時也跟三、四等字一起押韻 (丁邦新 1975: 238-247)。例如：

魏晉韻部	一等韻	二等韻	三等韻	四等韻
咍部	咍、灰	皆		
豪部	豪	肴		
歌部	歌	麻	麻	
支部		佳	支	齊
皆部	咍、灰	皆		齊

^① 請參考羅常培、周祖謨 (1958)。

魏晉韻部	一等韻	二等韻	三等韻	四等韻
泰部	泰	夬		
祭部		皆	祭	齊
耕部		耕庚	清庚	青
冬部	冬	江	東	
東部	東	江	鍾	
元部		山	元仙	先
寒部	寒	刪		
談部	談	銜咸	嚴鹽凡	添
侵部	覃	咸	侵	添

所以我 (1975) 也給魏晉各韻部的二等韻擬測了一個介音 -r-，並認為二等韻的獨立是南北朝時代的事。

這個 -r- 介音到南北朝時代漸漸失落的情形可以從詩文韻部的演變觀察，何大安 (1981) 把南北朝時代分成兩期，第一期是宋北魏前期；第二期又分南北兩系，北方系是北魏後期北齊，南方系是齊梁陳北周隋。到了第二期南方系獨立的二等韻有：江部、刪部、銜部、覺部、肴部、佳部、皆部、夬部。

我 (1975: 258) 推測二等韻的元音一定跟相當的一等韻不同，從上古到魏晉一直保留的介音 -r- 使得後面的元音央化之後就開始失落了。何大安 (1981: 114) 認為：“魏晉的擬音中只有一種 a，原不分前後。不過到了南北朝第二期，由於韻部的分化，一、二等韻的 a 顯然有了不同。所以現在假定魏晉的 a，音值上比較偏後，可以寫作 α ；後來一等韻仍是 α ，二等韻前央化為 a。”李方桂先生 (1971: 18) 早就指出介音 -r- 的這種影響是“中央化的作用”，“使後面的較高元音下降，……也可以使後面的低元音上升一點”。

除了韻文押韻的現象以外，《切韻》序中所說的五家韻書處理二等韻也相當複雜。五家韻書就是呂靜《韻集》、夏侯該《韻略》、陽休之《韻略》、李季節《音譜》、杜臺卿《韻略》。周祖謨認為夏侯該“可能是北人南渡之後而定居於江南的”，而其他四人則“都是當時所謂河北地方的人”。周氏詳細分析了唐本王仁煦《切韻》韻目下的小注，關於二等韻的問題，他 (1966: 455) 說：“《切韻》中的獨立二等韻，如江、怪、臻、肴、耕等，在夏侯書中都獨立為一韻，別家或分或否，《切韻》皆從夏侯。”“別家或分或否”這句話的內容究竟是什麼？不分的時候二等韻何去何從？現在重新整理，請看以下的現象：

別家皆分的二等韻（舉平以賅上去入）：江、佳^②、刪（上聲產韻有相混的問題）。
別家不分的二等韻：

冬（陽與鍾江同韻）：一等與二、三等相混。

皆（呂陽與齊同）：二等與四等相混。

怪（夏侯與泰同）：二等與一等相混。

快（夬）（呂別與會同）：二等與一等相混。

臻（呂陽杜與真同）：二等與三等相混。

產（呂與旱同）：二等與一等相混。

山（陽與先仙同）：二等與三、四等相混。

肴（陽與蕭宵同）：二等與三、四等相混。

巧（呂與皓同）：二等與一等相混。

耕（李杜與迴同）：二等與四等相混。

耕（呂與靖迴同）：二等與三、四等相混。

談（呂與銜同）：二等與一等相混。

觀察以上的現象，我們可以說五家韻書中，當時絕大部分的二等韻都跟其他等第的韻相混。周祖謨“《切韻》皆從夏侯”的話也不盡然，因為夏侯的二等怪韻與一等泰韻混同，而陸法言的《切韻》卻是分的。可見陸氏當時在語音上必然有所本才能分得如此清楚，這個“本”是什麼呢？我相信就是因為介音 -r- 在影響各韻的元音之後脫落，成為沒有介音的元音韻母，而且這個元音跟一等韻的元音不同。

整體說來，由於 -r- 影響元音之後脫落，二等韻就獨立了，一、二等韻的元音就分道揚鑣，不再在一起押韻。

1.2 四等韻的整體情形

李方桂先生 (1971) 並沒有給上古韻部中的四等韻字擬測介音，而是認為有一個元音 -i-：

緝部：-iəp-	侵部：-iəm-
微部：-iət-、-iəd-	文部：-iən-
幽部：-iəkʷ-、-iəgw-	
葉部：-iap-	談部：-iam

② 凡是跟另外的二等韻有混淆現象的，例如佳韻的上聲“蟹 李與駭同”，因為蟹、駭都是二等韻，不牽涉其他的等第，現在就略而不論。

祭部: -iat-、-iad-	元部: -ian-
歌部: -iar-	
宵部: -iakw-、-iagw-	
脂部: -it-、-id-	真部: -in-
佳部: -ik-、-ig-	耕部: -ing-

複元音 -iə-、-ia- 裡的這個 -i- 似乎跟介音沒有什麼不同，例如文部的 -iən 跟 -ən、-rən、-jən 押韻；元部的 -ian 跟 -an、-ran、-jan 押韻。上列各韻部中也都有相當的三等韻，通常三、四等韻的字都在一起押韻。

我最近 (2006) 討論《切韻》四等韻介音的問題，同時指出到魏晉南北朝的時代，絕大部分上古同韻部的三、四等字還在一起押韻。但是四等字是不是還跟一、二等字一起押韻呢？以下是魏晉跟南北朝時代的實況：

魏晉韻部	一等韻	二等韻	三等韻	四等韻
宵部			宵	蕭
藥部	鐸	陌	藥昔	錫
佳部		佳	支	齊
錫部		麥	昔	錫
祭部		皆	祭廢	齊
月部		黠	薛月	屑
耕部		耕庚	清庚	青
元部		山	元仙	先
談部	談	銜咸	嚴鹽凡	添
侵部	覃	咸	侵	添

表上的情形一目了然，絕大部分的四等韻是跟二、三等韻一起押韻的。但是也還有跟一等韻押韻的，可見當時這些韻的元音一定相同。

南北朝的情形不必列舉，從何大安的韻部名稱就可以看出：蕭宵部、陌麥昔錫部、祭霽部、黠屑薛部、庚耕清青部、山仙先部、鹽添嚴凡部。換句話說，三、四等韻在一起押韻是大趨勢，二等韻陌、麥、黠、耕獨立以前也跟三四等韻同部，但是已經不再跟一等韻押韻了。

關於三、四等韻的區別，何大安 (1981) 歸之於介音。以清、青兩韻為例，庚清清合用 215 次，庚清合用 130 次，清青合用 130 次，庚青合用 87 次，可見關係之

密切。但他 (1981: 140) 同時也指出：“清青分用分別是 70 次和 53 次，可見許多人都覺察到二者的不同。……齊謝朓《酬德賦》連用六個青韻上聲字；北周王褒《從軍行》連用 11 個青韻平聲字，都可看出詩人們在掌握青韻特點上所作的努力。”

五家韻書對於四等韻是如何處理的呢？

霽（李杜與祭同，呂別，今依呂）：三等與四等相混，《切韻》有別。

先（夏侯陽杜與仙同，呂別，今依呂）：三等與四等相混，《切韻》有別。

屑（李夏侯與薛同，呂別，今依呂）：三等與四等相混，《切韻》有別。

篠（李夏侯與小同，呂杜別，今依呂杜）：三等與四等相混，《切韻》有別。

嘯（陽李夏侯與笑同，夏侯與效同，呂杜並別，今依呂杜）：三等與四等相混，《切韻》有別。

靜（呂與迥同，夏侯別，今依夏侯）：三等與四等相混，《切韻》有別。

錫（李與昔同，夏侯與陌同，呂與昔別，與麥同，今並別）：二、三等與四等相混，《切韻》有別。

琰（呂與忝范嫌同，夏侯與范嫌別，與忝同，今並別）：二、三等與四等相混，《切韻》有別。

艷（呂與梵同，夏侯與捺同，今並別）：三等與四等相混，《切韻》有別。

葉（呂與帖洽同，今別）：二等與三、四等相混，《切韻》有別。

這裡顯示的現象跟詩文韻字押韻的情形完全一致，三、四等韻同韻，二等韻有時也跟三、四等韻同韻，沒有跟一等韻押韻的。“今別，今並別”的說明表示《切韻》把四等韻完全分開，尤其呂靜對三、四等韻或分或不分，《切韻》卻分得非常清楚。可見陸法言一定能分辨四等韻中某一種語音的特色，這種語音特色究竟是什麼呢？我想不會只是介音，而是介音 -i- 加上元音及韻尾的韻母綜合體。

2. 問題與答案

分析了二、四等韻的整體情形之後，在試著為上面提出的一些問題尋找答案之前，我們還要釐清一個觀念。《切韻》是一部韻書，目的是為寫詩作文押韻而設。陸法言採取當時參與討論音韻的八個人的看法，也參考諸家韻書，訂出一個兼顧南北是非的韻類。他並不懂得今天音位性跟語音性的區別，自然他的分析純粹是語音性的。

《切韻》既然是為押韻而設，各家押韻難免會有寬嚴的不同，因此韻類的或分或否一定有陸氏個人的判斷。從上面對二、四等韻的處理看來，陸法言是從嚴認定的。也就

是周祖謨 (1966: 457) 所說的“審音精密，重分而不重合”，這一點下文再申論。

2.1 為什麼沒有一等跟二等韻母同韻的例子？

經過上述對二等韻整體情形的觀察以後，我們很容易回答這個問題。就是因為原來二等韻的介音 -r- 脫落，主要元音已經發生變化，所以《切韻》中沒有一等跟二等韻母同韻的例子。試看上面 (1.1) 五家韻書中一、二等相混的現象主要出現在呂靜的書中：

快（夬）（呂別與會同）：二等與一等相混。

產（呂與旱同）：二等與一等相混。

巧（呂與皓同）：二等與一等相混。

談（呂與銜同）：二等與一等相混。

而呂靜是晉代人，正是五家韻書中最早的。換句話說，到南北朝晚期時，各家韻書之中幾乎一、二等韻都可以分開了。只有陽休之冬與鍾江同韻，夏侯該怪與泰同韻兩條例外，一方面零星不成系統，另一方面也可能因為字少而不分，現在難以追究。

2.2 為什麼沒有一等跟四等韻母同韻的例子？

一等韻是只有主要元音的韻，有時加上韻尾；而四等韻基本上卻是介音 -i- 加上元音或再加韻尾的韻。相信介音影響元音產生了高化的現象，使得一等韻跟四等韻不僅有介音有無的問題，元音的音色一定也大有不同。上文提到魏晉的一等韻字有時也跟四等韻字一起押韻，但到了五家韻書已經完全沒有混用的跡象，可見兩者截然不同。

2.3 為什麼沒有二等跟四等韻母同韻的例子？

跟上面一等韻的情形類似，二等韻也是只有主要元音的韻，有時加上韻尾；而四等韻基本上是介音 -i- 加上元音或再加韻尾的韻。兩者元音的音色也大有不同，自然不可能有同韻的例子。

上文討論過《切韻》的編者陸法言認為二、四等韻應該獨立，一定有語音上的理由。兩者既然都獨立了，當然更不可能再有同韻的可能。

2.4 為什麼沒有三等跟四等韻母同韻的例子？

這個問題跟前面的三個問題不大一樣，上文已經指出無論是南北朝時代的詩文押韻，或者五家韻書的分合都顯示三、四等韻是一起押韻的。現在《切韻》連一個三、四等韻母共韻的例子都沒有，可以作兩項推論：

第一、陸法言把四等韻獨立起來，實行得非常徹底，因此沒有同韻的例子。

第二、四等韻這種介音 -i- 加上元音或再加韻尾的韻母，跟三等韻的韻母有可分的語音特色，但是經常又可以押韻。最大的可能是三、四等韻只有語音性的區別而沒有音位性的區別，陸氏按照語音上可以辨別的差異加以區分。

3. 一、二等韻母跟三等韻母同韻的意義

現在要討論為什麼有的一、二等韻母跟三等韻母同韻，另外的一、二等韻母跟相當的三等韻母卻不同韻。例如：東 東 同韻，一等唐跟三等陽卻不同韻；庚 庚 同韻，二等耕跟三等清卻不同韻。

3.1 音位性與語音性

上文已經提到陸法言的分析純粹是語音性的，可能有的語音性的區別就是音位性的區別，有的卻不是。以國語的韻母來說：

安：an

煙：ian [iɛn]

灣：uan

淵：yan [yɛn]

安、煙、灣、淵四個字是可以押韻的，許多羅馬字拼音的方法就用完全相同的主要元音跟韻尾。但是煙、淵兩個字的韻母已經稍有不同，受到介音 -i-、-y- 的影響，主要元音已經從 a 高化為 ε。對於安 an、灣 uan 跟煙 ian [iɛn]、淵 yan [yɛn] 這兩組字可不可以押韻的認知，也隨著語音的改變因人而異^③。認為可以押韻的人不覺得兩者有何不同，實際上就是高化的 ε 跟 a 在這個環境中還是同一個音

③ 我在不同的場合詢問過說標準北京話的人，對這兩組字能不能押韻的看法常常不同。

位，差異只是語音性的；認為不可以押韻的人已經察覺到兩者的差異，語音性的不同有發展為音位性不同的趨勢。

陸法言對《切韻》的分合可能就遭遇到類似的問題，他把二等韻跟一等韻分開可能是音位性的區別，因為南北朝第二期南方系的二等韻大部分都獨立了。但是把四等韻跟三等韻分開卻可能只是語音性的區別，因為無論五家韻書或詩文押韻三、四等字都混用無別。進一步來說，一、二等韻母跟三等韻母的同韻或分韻只是程度的不同，共有三種情形，例如：

有音位性區別的	只有語音性區別的	沒有語音性區別的
	一等冬跟三等鍾	東-東 ₁
二等耕跟三等清	三等清跟四等青	庚-庚 ₁
一等豪跟二等肴	三等宵跟四等蕭	

根據什麼資料判斷兩個韻具有何種區別呢？主要就是根據南北朝的詩文押韻及五家韻書。例如：一等唐韻跟三等陽韻在南北朝時代的詩文押韻裡總是不分，何大安 (1981: 139)指出，“陽韻獨用 357 次，唐獨用才 13 次”，而“陽唐通押 662 次”，可見兩韻完全可以互相押韻。在五家韻書裡，呂靜、杜臺卿唐陽同韻；夏侯該平聲陽唐、入聲藥鐸有別，但是上聲養蕩、去聲漾宕是否分韻卻不清楚；唐本王仁煦《切韻》韻目下的小注沒有提到李季節對唐陽的分合。大致可以肯定唐陽的區分不是很明白，至少呂、杜兩人不分的。因此我們就可以把一等唐韻跟三等陽韻歸入只有語音性區別的一類，相信不是音位性的差別。

如果以東₁、東₂跟一等唐韻、三等陽韻作一個對比，那麼，東₁、東₂可以用規則表示如下：

$$uŋ \rightarrow uŋ / j_$$

也就是說 $uŋ$ 在 $-j-$ 之後讀音不變。而陽唐韻呢？則可能有下列的語音性的規則：

$$aŋ \rightarrow oŋ / j_$$

$aŋ$ 和 $oŋ$ 並沒有音位性的區別，只是仔細分辨的話， $aŋ$ 和 $jaŋ$ [$jəŋ$] 的主要元音有點不同，就像前述國語裡 an 跟 ian [$iən$] 的不同一樣，並不影響彼此的押韻。 $[jəŋ]$ 的推測只是一種假設，實際上也可能是其他類似的語音，但都不構成音位性的區別。這裡只談原則，並無意一一檢討每一個韻的擬測，所以以上的例證只是舉例性質。

3.2 二、三等韻的介音

東_一、東_三；戈_一、戈_三；麻_一、麻_三；庚_一、庚_三為何同韻，我已經解釋說因為相關兩等的韻母沒有語音性的區別。最大的可能就是三等有 -j- 一類的介音，而這個介音對東_一、戈_一、麻_一、庚_一的主要元音沒有產生語音性的影響。例如東_一、東_三是 -uŋ、-juŋ，麻_一、麻_三就是 -a、-ja。這幾個韻的韻母一、二等都只是主要元音或者再加上韻尾，三等則是在這些韻母之前加一個 -j-。

二等韻從介音 -r- 影響元音脫落之後，相信並沒有產生新的介音，因為麻_一、麻_三，庚_一、庚_三同韻很像東_一、東_三，戈_一、戈_三的情形，不像是二、三兩等都有介音的樣子。試以麻_一來說，如果認為韻母 -a 之前還有某一種二等介音，但是這個 -a 又不單獨出現，而且另外一等歌韻還有一個可以單獨出現的 -a，卻又不在二等介音之後出現。實在令人難以理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語音分佈？如果承認麻_一的韻母只是 -a，那麼，歌_一、歌_三就是 -a、-ja，麻_一、麻_三就是 -a、-ja，似乎更能解釋音韻的分佈。按照這樣的推論，我們相信二等韻沒有任何介音。

三等韻的介音是否一定是 -j-？有點難以肯定，要從四等韻說起。

3.3 四等韻的介音

我最近 (2006) 提出證據，認為《切韻》的四等韻具有介音 -i-。證據分成四個方面：第一，四等韻合口音的演變；第二，漢越語中重紐四等字的讀音；第三，梵文對音裡的四等字；第四，魏晉南北朝四等字押韻的趨勢。現在不避重複，節引我的文章 (2006: 4-6) 簡略地來介紹第二、第三兩條證據：

在漢越語譯音裡重紐三等唇音字讀 p-、m- 等重唇音，而重紐四等唇音字則變讀 t-、t'-、z- 等舌尖音。我的推測是重紐四等唇音字有介音 -i-，使得這些本來讀 p-、p'-、m- 的音讀成 t-、t'-、z-，正好純四等韻的字本來讀 p-、p'- 的也發生同樣的變讀。——同時有好幾個字有兩讀，例如“麵 mien/rien、酪茗 dinh/minh”，這些純四等的字不僅聲母讀舌尖音，跟重紐四等字完全一樣；而且有兩讀的字還帶著介音 -i-。重紐四等的“面 dien/rien”也有介音 -i-。

至於梵文對音，Coblin (1991) 研究義淨 (635-713) 的資料，他發現齊、先、屑、青、錫、添等六個四等韻都有對音，顯示齊韻開口字可以對 e、i、ai，難以說定它的